

从“肾精”及“肾浊”探析肾虚证的本质及治疗方法

曾进浩 胡霞 潘华锋 刘友章

【摘要】 肾精是肾脏之根本,乃肾气、肾阴、肾阳之源,肾浊是肾脏虚弱的病理产物,可进一步加重肾虚证,肾虚证之本在于肾精亏虚,标证在于肾浊内生。因此,治疗时不仅要填精补肾,更要重视敛精固肾之法,且不忘泻浊益肾之法。另外,本文也探讨了肾虚证的用药特点。

【关键词】 肾虚证; 肾精; 肾浊; 用药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56.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3.06.011

肾虚证属于中医“虚劳”的范畴,是指肾脏的精、气、阴、阳方面受损所导致的病证。肾之精、气、阴、阳不仅在生理上联系紧密,病理上也相互影响,临床表现也繁杂多变,故立法用药时应注重整体,分清主次,本文先从肾脏的生理功能分析。

1 肾脏以肾精为本,内蕴阴阳,其用在气

早在《内经》即云:“肾者,主蛰,封藏之本,精之处也。”^[1]肾乃藏精之脏,为生命之根,脏腑盛衰之本。肾精得藏则有安命之身,其所藏之精禀受于父母,充养于脾胃,疏泄于肝木,宜满而不能实。肾脏的物质基础即为肾精,正如明·张景岳所言“盖肾为精血之海”^[2],又说“故命门者,为水火之腑,为阴阳之宅,为精气之海,为死生之窠”^[3]。

肾藏精而为水火之脏,肾精内蕴肾阴肾阳,肾阴和肾阳都是肾中精气的一部分^[4],肾阳是肾精中偏阳性的一部分,有温煦、推动之功,又称“阳精”或“元阳”;肾阴是肾精中偏阴性的一部分,有滋润、濡养之效,又称“阴精”或“元阴”。肾阳蒸化肾阴则产生肾气,此即肾精化肾气的过程。就阴阳而言,肾精属阴,肾气属阳,阴为阳之守,阳乃阴之使,肾脏的功能活动主要体现在肾精化肾气,肾气推动五脏六腑的气化、促进人体生长发育、调节气血精津液代谢、摄纳肾中清气和吸入之清气等方面。因此,应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肾精、肾阴、肾阳、肾气的作用,即肾阴、肾阳、肾气乃肾精所衍生,重视肾精为本的思想。

2 肾虚本证的病因病机及治法用药

2.1 肾虚之本首责精亏,次辨精、气、阴、阳之别

肾虚证是一个广泛的概念,主要包括肾精亏虚、肾气不

足或不固、肾阴不足、肾阳不足等方面。虽然临床可见肾实证,但肾虚证确实更为多见,宋·钱乙即有“肾主虚”之说。

封藏精气为肾脏之本,就生理上而言,肾精乃肾脏之根本,为生命之源,肾中精气随人体的生长壮老已而逐渐衰弱;就病理上而言,肾阴、肾阳、肾气皆源自于肾精,肾精亏损则肾之气、阴、阳常随之受累。各种肾虚病变背后往往都隐藏着肾精不足的病机,若仔细观察,临床上凡辨为肾虚证的患者皆有腰膝酸软、耳鸣耳聋、眼花头晕等肾精亏虚的症状,由于肾阴、肾阳都是以肾中精气为物质基础的,因此,当肾阴虚到一定程度可伤及肾阳,肾阳虚亦可累及肾阴,形成阴阳互损的病理状态时,其本质都是肾的精气不足^[5]。因此,“肾主虚”从根本上说在于肾精亏虚。

2.2 补肾之本贵乎填精补肾,善用“乌、萸”益肾敛精

肾虚之本在于肾精不足,肾精不足则肾气、肾阴、肾阳皆虚,无精所藏则百病丛生,《难经》即有“损其肾者益其精”之说,故填精益肾乃补肾常法也。但往往有很多患者屡用填精益肾之药但肾虚之症不减,此乃肾精不藏之故。肾藏精于内,乃封藏之本,肝升发其精气而濡养全身,正所谓“肾精贵乎专涩”^[6],故此时代不仅需要填精益肾,更需要敛精固肾。涩精法,收涩精微之义也^[7],针对各种肾虚证患者,应遵从肾脏封藏之性,更加重视收敛精气,精气得敛则肾虚易复。综上所述,填精敛精为治疗根本大法。

肾虚之证贵在填精敛精,故应选用既有填精益肾,又有固精补肾功效之药,制何首乌、山茱萸常列为首选,两药相配为对药,可用于各种肾虚证。制何首乌形似人身,性味甘苦涩而微温,甘能补益,苦能健胃,涩能敛精,功专填精补血、滋补肝肾,《本草纲目》赞之:“能养血益肝,固精益肾,健筋骨,乌髭发,为滋补良药。不寒不燥,功在地黄、天门冬诸药之上。”^[8]山茱萸“味酸性温,大能收敛元气,振作精神,固涩滑脱”^[9],不仅有补益肝肾作用,更可收敛固涩、封固肾关^[10],有收涩精血之效。制何首乌、山茱萸虽乃治肾虚证之专药,但临证也应辨别肾精、气、阴、阳之偏虚灵活选药,若临床上独见肾精亏虚者,则以填精敛精为主,常用熟地、山药、菟丝子、龙骨等药;肾阴不足者,则以滋补肾阴为主,常用女贞子、

作者单位:510405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[曾进浩(博士研究生)、刘友章],基础医学院[胡霞(硕士研究生)],研究生院(潘华锋)

作者简介:曾进浩(1989-),2011级硕博连读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内科疑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。E-mail: zengjinhao0018@126.com

墨旱莲、生地等药；肾阳虚弱者，则以温补肾阳为主，常用仙茅、淫羊藿、巴戟天等药；肾气衰虚者，则以补益肾气为主，常用补骨脂、益智仁、沙苑子等药。

3 肾虚标证的病因病机及治法用药

3.1 肾虚之标在于肾浊，肾浊除则肾脏易复

肾中精气是维系人体生命的最基本物质，若因素体禀赋不足，或久病及肾，或房劳不节，损伤肾精，生命之源衰竭，一方面产生肾脏精、气、阴、阳不足的表现，另一方面则影响五脏六腑的气化和气血津液运行而产生肾浊。另外，肾浊的产生也在一定意义上会掩盖或加重肾脏虚弱的表现，肾浊不除，则肾虚证不易恢复，故肾浊乃肾虚之标证也。

肾浊是一个特殊的概念，单纯的“肾浊”在临床上并不存在，而是肾虚后因虚致实的产物^[11]，如水湿、痰饮、瘀血等。肾浊证的临床表现也较为常见，如肾精亏虚，肾精不上达而瘀浊蕴表则面色黧黑、眼胞晦暗；肾脏虚寒而肾之寒饮上泛则口中咸、眼周黯黑；肾为水脏，主宰全身津液代谢，水湿内停则水肿难消；久病喘咳，由肺及肾，肾脏虚弱则寒痰内生，痰浊与肾虚并存则咳喘痰多缠绵难愈；年老肾衰，肾精不能充养于脑，痰瘀占其位则迟钝痴呆；久病体弱，或年老肾虚，气化失司，瘀浊阻塞水道则癃闭等等。综上所述，凡久病之咳喘、水肿、癃闭、腰痛、痴呆等，均常在肾脏虚弱的基础上并见肾浊证。

3.2 补肾之余不忘泻肾浊，立法用药补泻结合

肾浊既为肾虚证的病理产物，又是造成疾病久久不愈的病理因素，因此，在补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泻肾浊的重要性，泻浊和补肾可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。故应以泻浊益肾为治疗大法，若肾浊症状尤为显著，则先以通泻肾浊为主，补肾为辅；若肾虚症状明显而肾浊症状不著时，则在补肾方药中略佐几味祛除肾浊之药即可。

此外，还要辨别肾浊病邪的性质，分辨水湿、痰饮、瘀血之不同而用药。若患者肾浊见证以水湿为主，则酌情选用茯苓、泽泻、车前子、砂仁等药，其中泽泻尤为多用。泽泻甘淡而渗利，清·汪昂在《本草备要》赞其：“又能养五脏，益气力，起阴气，补虚损。^[12]”用之既可防补药之壅滞，又能入肾泻肾浊而升清气^[13]，从而达到“养五脏”的作用，取通利既是补益之意也。宋·钱乙在名方六味地黄丸中即运用泽泻除肾浊，使全方补中有泻，静中有动，故常加之；若肾浊见证以痰饮为主，则酌情选用石菖蒲、法半夏、白芥子、胆南星、僵蚕等药，其中石菖蒲尤为多用。石菖蒲辛苦而温，有豁痰饮、化

湿气、开肾气之功，其“久服轻身，不忘，不迷惑，延年。”明·张志聪则赞菖蒲“高志不老者，水精充足，则肾志高强，其人能寿而不老”^[14]，故用于肾虚痰饮证者大有益处；若患者肾浊见证以瘀血为主，则酌情加用泽兰、当归、川芎、益母草、土鳖虫等药，其中泽兰尤为适宜。泽兰辛香而微苦，气厚而味薄，辛散而能散瘀血，芳香而能醒肾气，微苦而能祛水湿，其行而不峻，且可以使血液有规律的运行于血脉之中^[15]，用于肾浊以瘀血为主者确有佳效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石冠卿,武明钦,冯明清,等.黄帝内经素问选注[M].郑州: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2:191.
- [2] 明·张介宾.景岳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4:195.
- [3] 明·张介宾.类经图翼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65:439.
- [4] 闫志安.肾精、肾气、肾阴、肾阳析[J].中国医药学报,2000,15(3):15.
- [5] 乔文彪,邢玉瑞.肾的精气阴阳辨析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03,9(10):15.
- [6] 宋·严用和.严氏济生方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2:124.
- [7] 周恩超.涩精法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[J].吉林中医药,2008,28(11):784.
- [8] 明·李时珍.本草纲目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8:555.
- [9] 清·张锡纯.医学衷中参西录[M].石家庄: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36.
- [10] 宋盛青.张锡纯运用山茱萸经验浅析[J].吉林中医药,2006,26(8):5.
- [11] 邓玉平,张胜.“肾浊”与阿尔茨海默病辨识[J].实用中医内科杂志,2004,18(4):287.
- [12] 清·汪昂.本草备要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88.
- [13] 刘益臻,游世晶,阮时宝.论泽泻的补阴与损阴[J].安徽中医学院学报,2007,26(5):5.
- [14] 明·张志聪.本草崇原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2:22.
- [15] 禹建春,赵娟.泽兰临床应用一得[J].浙江中医杂志,2007,42(7):383.

(收稿日期:2013-01-06)

(本文编辑:黄凡)